

文 言
小 说

夜雨秋燈录

〔清〕宣瘦梅著



书社

1242.1
8931

文言
小说

夜雨秋燈录

〔清〕宣瘦梅著 张志浩标点



岳麓书社

夜雨秋灯录

宜瘦梅 著

张志浩 标点

责任编辑：伍国庆

*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*

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90,000 印张：9.875 印数：1—56,000

统一书号：10285·43 定价：1.60 元

出版说明

《夜雨秋灯录》，是晚清笔记小说中的知名之作，一时流传广远。鲁迅曾把它与王韬的《遁窟谰言》、《淞隐漫录》、《淞滨琐话》相提并论，谓其笔致为《聊斋》一流。

作者宣鼎（1862—1908），号瘦梅，安徽天长人。生活于清同光间。晚年际遇潦倒，曾在上海靠卖字鬻画为生。他是一个工画花鸟、兼擅诗词的画家和诗人。

《夜雨秋灯录》所述，均系旧事轶闻、神奇狐鬼、冶游艳遇、粉黛烟花之类的故事；或亲眼所见，或民间传说，然大多情节离奇，可惊可喜；庄谐并作，妙趣横生；文笔简洁，辞采富赡，在笔记小说中，可称上乘。

关于本书的卷数，有三种不同记载：《八千卷楼书目》记存八卷；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作十六卷；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和《辞源》及台湾出版的《中文大辞典》均作十二卷；也有把十二卷分为初集、续集、三集，每集四卷的。我们此次刊印者为十二卷，共一百一十三篇。

夜雨秋灯录目录

卷 一

青天白日（1）银雁（7）王大姑（13）雅赚（15）东邻墓（19）吴孝子（25）

卷 二

龙梭三娘（28）迦陵配（32）刘子仪膏药（38）忠魂入梦（39）奚大瘤（42）玉红册（47）一声雷（50）应声蓝面鬼（53）

卷 三

桂林臬署三异（55）烈殇尽孝（56）父子神枪（61）珊瑚（66）麻疯女邱丽玉（73）

卷 四

佟阿紫（81）雪里红（86）郭生艳遇（90）假五通神（93）郝腾蛟（99）

卷 五

卓二娘（105）丹青奇术（110）范小仙（113）郁绿云

(116) 樟柳神 (123) 古铁剑 (125) 丧事演剧 (127) 谷於菟 (128)

卷 六

木孩童 (130) 痴兰院主 (135) 沉香街 (138) 小癞子 (140) 嵇耸歿为文信国冥幕 (143) 丐癖 (146) 发绣佛 (152)

卷 七

大脚仙杀贼三快 (154) 南郭秀才 (158) 驴化为履 (160) 树孔中小人 (161) 楠将军 (165) 昙花记 (167) 博山两贤妇 (169) 珠江花舫 (174)

卷 八

金竹寺 (179) 石郎 裴笠墓 (182) 马姓 (187) 离垢园 (188) 陶庄 (193) 十丈莲 (197) 古泗州城 (200) 独角兽 (202)

卷 九

先觉僧 (204) 华疯子 (207) 补骗子十二则 (208) 某广文 (221) 三官救劫 (222) 雷神 (223) 汤文正 (224) 卜者梁翁 (226) 小王子 (228)

卷 十

科场五则 (231) 姚幕府 (238) 周封翁 (240) 陬邑官亲 (241) 同胞三鼎甲 (243) 义猫 (245) 李老 (247) 丁养虚 (248) 阮封翁 (251) 赵甲 (252) 转女为男二则 (254)

卷 十一

妓笃故谊(257)破镜重圆(258)珠妓殉情(260)四川某贾轶事(262)记瘦腰生眷粤妓莲真事(263)崇川侠妓(264)冶游遇故妻(265)阿韩传(267)九月桃花记(268)记珠江韵事(270)得新忘旧(270)女仙降乩词(272)船女奇缘(273)情死(274)记邗江张素琴校书毕命事(275)记钱姬假途脱籍事(276)记紫蓉女录事逸事奇逢(277)记珠江才妓事(279)蚌精(280)品花剩语(282)李芸小记(283)

卷 十二

吴门张少卿校书花烛词并序(284)虎阜名姝与榕城生逸事(285)西冷太瘦生偶记(290)情种轻生(291)接录和张少卿花烛词(292)张少卿题虎阜寺壁四绝(293)玉峰樵客游虎阜题壁绝句并序(293)和张少卿女史虎阜寺题壁诗原韵(294)和张少卿题虎阜寺壁绝句并序(295)双龄小传(295)涪阳女子题壁诗(296)一度风流千贯钱(297)天缘巧合(299)珠江风月(301)记李三三逸事(302)姚倩卿小传(303)郑素琴小纪(305)马双珠小传(307)胡宝玉小记(308)

夜雨秋灯录卷一

青天白日

浙人南官认庵，以字行。幼随父琬宦于粤，清廉，窘其橐。母先逝，父继卒。亏库款，将系狱。素审叔壁幕于苏，欲往依之。潜焚两亲骸，以竹箠负之，徒步逸。餐风咽露，跋涉奔波，一载始抵。寻叔无耗。时苏正岁歉，益困急。倾守囊钱，购半亩地，瘞之，志以碑；结茅若团瓢，守其侧。蓬头垢面，沦入乞儿，剩饭残羹，尚知荐祭。时年仅三五，性孝且慧，貌瘠不枯。闻吴儿山歌，学之，即当伍氏箫，始免馁。朝村暮郭，倏忽三年。

偶倚古寺门，向阳打虱。面即贵家园，时见美人楼上眺。顷一小鬟，艳年二八，出而反掩其门，行向西。忽伏草际少时，整衣去。知为小遗。甫数步，即若有膩物坠地，软无声，呼告之，解不觉。遂掩襟往覘，锦袱也。中裹金玉钗钏，珠宝零星，腰以鱼面，折作方胜。书云：

“十郎哥哥足下：妹谬以陋质，获配清芬；亲上做亲，幸中之幸。牵牛西北，一水盈盈；孔雀东南，双声隐隐。盟深金石，妹喜嫁得梁鸿；劫转沧桑，郎忽贫如司马。然而鲍宣对挽鹿车，阮氏何嫌侠鼻。幸鸡窗攻苦，卜鸿路飞腾。敢怨标梅，抚青春而未艾；惟祈折桂，脱白袷以来迎。逆知青眼频更，红丝欲断。每听狐语，似怨前度之冰；欲倩蜂媒，再接他家之酒。心石坚而不转，辞簧鼓而须防。若真挟瑟改弦，定弹黄鹄；时拟传笺布意，恨少青鸾。小婢娟奴，虽曰主仆，实同腹心。事已迫于燃眉，情实殷于刺目。遣寻一鹞，面展双鱼。奉上缄泪之句，断肠之辞，宛转十三行，预仿苏娘织锦；附以缠臂之金，搔头之玉，珍珠一百颗，聊为匡壁添光。不尽缠绵，泥中人再为晓舌；未敢陨谢，囊下材急不择音。敢布愚忱，伏为怜鉴。某年月日，秦氏小妹贞璞，衿衽手肃。”

南惊读一过，诧曰：“险哉！东床落魄，富儿赖婚，钟情者越礼冒嫌，进疗贫方，若为他人拾得，则婢固命尽，即迢迢牛女，亦复睽违，鹊桥无日矣！曷坐以覘之。”

少顷，婢返，面色灰死，仓皇觅榛莽间，不得。仰天叹曰：“奴死不足惜，负主人托，奈何！”南笑曰：“娘行失何物，值何言死！”婢闻其言有因，哀祈曰：“好男子，曾寓目否？”曰：“卿能明告我，或者璧能返也。”曰：“我秦氏婢娟奴，日伴女公子，主见婿家贫，欲改适。女公子日夜哭，妾怜之，请以妆台中旧蓄者约五百金，裹以鲛绡，附以雁字，亲去作寄书邮，付于小檀郎，囑入都，谋战捷，好亲迎。堕其物，必泄其谋，乌能不悲！”言已大恸。曰：“原则将若何？”曰：“死耳！”

南探怀与之，曰：“是耶非耶！”婢见即伏地叩。南挽之，示殷勤。婢曰：“子乞人，得暴富，弃之甘乎？妾将何以报？”曰：“报我不难，恐我之所易，子之所难也；我之所甘，子之所苦也。”曰：“试言之。”曰：“仆虽冠，犹童子身，子貌美极矣，未知能令我真个销魂否？”婢赧然。徐报曰：“君姑待我，行行即来。”婢资金玉去，南亦跼踖出东郭。

三日后，偶经园外，远闻莺声，唤曰：“来乎！”仰视之，婢也。笑而招以手，门豁然开，南遽掩入。湖山石畔，芳草如茵。婢曰：“以此聊报大德，可一不可再。”南曰：“诺。”方将偎抱，见婢以红罗盖粉面。南笑曰：“子秀色可餐，方欣饱看，博须臾欢，何吝而抑藏乎，亦娇羞故态乎？”婢以纤指向上曰：“青天白日，不怕神明耶？”南蓦如棒喝，情魔潜遁。遽起曰：“子畏神明，仆宁不畏乎？”持竿携篮，喃喃诵“青天白日”四字，出门去。婢遥遥致声：“君每日日中来，当分已食果君腹。”南瞑目狂奔，亦不计园门闭否。

明日市上行，有一相者，呼曰：“丐者来，子卧蚕下，何来此阴隆纹，应在三十六日，必有非常遇。”曰：“吾日唱莲花求生活，免沟壑足矣，尚欲追踪荣阳公子耶！”曰：“不然，验当酬若干？”曰：“十千，诬则若何？”曰：“挟我双眸子。”曰：“先生眸子危矣！”至三十五日，丐如故。走告相者曰：“眸子权寄尊庞一宵稳。”相者又视之，拍掌曰：“得矣，边城紫气透，当先得财。”南曰：“诺。”明午步长街，忽有牵其裙者呼曰：“月儿耶！”南颈有月牙痕，故小字月。视其人，鲜衣怒马，貌若贵官。姑应曰：“然。”其人惨

涕，曰：“儿何至此？”南募忆曰：“璧叔耶？”曰：“然。儿盍随之归寓。”庐中起居华灿，叩阿婶，亦甚慰。因缕述颠末，哭失声。叔曰：“久审尔父母歿，特函询，无回字，乃在此耶！吾年老橐富，无子息，今得犹子，不愁继续矣。”立命婢媼，为更湔褻，且濯香泉，依旧翩翩，颜色焕发。婉述相士神，叔命以十千酬之。欲招之为叔鉴慈颜，不许。旬余，忽以千金付之，曰：“儿既废读，当学贾。”以齿稚穉。曰：“试为之，无不利。”

南束装买棹，过江运白粳，大获。明年今日，归省叔，至则门户犹存，第主非是。询居停，曰：“子去后，尔叔亦他徙，且不知徙何处。”南茫茫无适从。因思江北新置宅，曷归而偵访，扫墓瞻仰。榜人频催，腰缠馀五百金，即全购柏油压船。渡后，北风怒号，江冻十日，不能解。柏油值顿昂，获利可十倍。更于宅前设缎铺，以三千金为母，招老成者四五辈，司出纳。

又一年，心不忘叔，一人渡江，搭航船，至中流，风大作，浪如山立，霹雳大震。同侪者十数人，咸见云中现极大四金字，曰：“青天白日”，笔画分明。众诵佛禳之，而字仍现。雷复鸣，船几裂，众急曰：上天已明示恶人，事各自省，无累他人。南挺身告众曰：“此仆隐事，诚不可以告人，敢相聚乎！”急向怒流，踊身投。昏懵中抱得枯槎，听其掀簸。耳听雷雨骤下，火光窜金蛇。须臾霁，视此身如一点萍乘万里浪也。忽一官舫，鸣锣挂帆来，呼曰：“速救活抱槎人，赏十贯。”旋来红船，挈而登。官舫人非他，叔也，互惊。问叔何

处来？”曰：“吾移居通州，偶游紫琅山耳。尔父母墓无恙，尔之心曲吾已悉。娟奴已随秦家女适婿家，婿果贵，即迎娶。尔事缘未至，毋躁也。”同之通寓，见婢安好，婢仆更多于苏寓，不敢问。居二日，袖出小折呈叔，曰：“此年来子金慈目也。”曰：“烦甚。曷携去。”翌晨辞别，叔又赠以数百金。

抵苏寓娟，果如叔言。忽遇弄船人，惊曰：“君尚生耶！若辈皆震死。船覆，吾抱纒始免，顷泊此修治耳。”南出资赞助之，即假馆舟子家。

偶倚白板闲眺，见一美人，乘香舆，随仆媼；复又一婢，乘下泽车，貌酷似娟。尾行三四里，至一尼庵，美人登殿，拜如来，仆媼憩游廊，庵主献香茗。婢闲步，偶见南，目荧荧低唤曰：“青天白日。”南失声曰：“咦！娟娘耶？”婢问“何遽华洁？”告以故。曰：“钟情者，尚恋旧耶！”曰：“中怀无一刻忘。”曰：“彼此有情，尚不审姓氏，令人齿寒。”又详告之。旋闻内呼娟，美人偕去。南惆怅无聊赖。

踰丛葬处见一大家，碑云：“东浙寓公南官讳璧玉人先生之墓。”志文详叙夫妻同卒于苏，死近五载，旅葬于此，以待游子南官认庵他日寻觅。撰书者，里诸有郁昉。南谈毕大惊。回忆叔婢面目，不知此墓中人，何既同名氏，且犹子亦同名，必无是理，而竟有是事。

归访文学士，知郁昉第，具冠投刺入拜。昉憬然曰：“君颈有月牙痕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令尊叔甫生时，与先大夫莫逆交，先大夫逝，叔甫老伉俪亦相继逝。易簀前数日，坚

囑鄙人預后事，謀吉壤，作墓志；并囑君如回蘇，即為繼續。君從何知有仆而惠然肯來耶！”南以見墓志對。曰：“幸不負先人遺命也。”南寔額以兩次遇叔告，求解惑。曰：“令叔甫生習吐納，歿能解脫。如子言，其仙去乎？”南遣人如通訪叔，杳矣！遂移兩骨函，依叔墓重葬。雙冢峨峨，加以封植，手自撰文，勒石紀事。

昉視之，喜曰：“子尚能習舉子業，何自棄。”蓋昉已前科北闈中經魁，因款留，教之讀。是秋回浙中副車，昉開筵為賀，鼓吹大作，泥金署牆，把酒向南曰：“君貴矣，芳年二十有一，尚欲歌朝飛雉耶！”曰：“弟有旧盟，痴心拱候耳。”曰：“愚兄代覓佳人，為君權署縣君何如？”言未已，即有婢媼扶一美人，出與交拜，南不知所措，昉挽之拜。兩行畫燭，送入洞房，親為反扃雙闥。臨去顧內曰：“今宵好報恩，毋再怨我夫婦累汝。”

漏靜，揭巾微睨，則紅粉露垂，香肩玉削，頗似娟。亦低喚曰：“青天白日。”新人微粲曰：“悶葫蘆打破矣！”南聞之大喜。始知尼寺美人，即昉妻，當日寄書人也。夫貴，娶已兩載，極敦愛。娟重見南，始為貞述南來訪始末，貞為昉述。副車之中，賴昉力資緣關節，始獲隲。其所以不即以娟與之者，恐誤讀耳。

少頃，入帟綢繆，猶處子。明日謝昉，昉亦謝。至是始道破。昉曰：“君遇遺金不拾，仆亦留全璧以待也。”從此秦越一家，親愛如手足。南旋即援例謁選，官揚州司馬。携娟娘他去，頗不自諱。每謂僚佐曰：“不圖黃榜中亦有卑田院中乞兒

也。”

懊依氏曰：昔披裘人云：“仆岂拾人金者哉！”然高人遇之易，乞人遇之不易。至美色当前，悬崖勒马，此等功夫，尤不易。伟哉南宫，宜乎苍苍者报以厚德也。吾愿普天下男儿，无论富贵贫贱，当人人书“青天白日”四字于座右。

银 雁

江西某郡，有地师杜君香草，青鸟术最精，尝与富室儿李十九友善。其父故，杜为走山谷觅地，草屨几穿。阅三载，始得一穴，沙水分明，良为吉壤。居邑之东山，距李宅四十余里，山故幽僻，树木葱茏，游者听樵斧丁丁，与岩寺午钟相问答；而西山居其前，俨如屏障，苍翠溢眸。杜得意非常，告李曰：“此福地也。令尊人古道，为乡里重，居此，谅无愧焉。愿公等更修德以培之，则子孙贵真莫及。”不日，杜为点穴，李兄弟扶柩窆事藏。杜往浙，应贵人聘，厚赆远行，一别两载。讵葬后，家道反不如前，迭亡人口。其兄李十八，夫妇亦偕亡。遗一娇女，名银雁，弥留时，殷殷以弱息相托，泣曰：“吾夫妇他无所恋，惟劳吾弟看顾银儿，则瞑目泉台下。”十九亦泣受遗言。

女年甫十四五，风致袅娜，不惯操作。其妇翁氏，黑心符也，时于稿砧前訾犹女懒惰。久之，遂信。垢面蓬头，沦入赤脚。女始伏枕上泣，继对木主啼。妇怒施鞭撻，女奔告叔，反

繫其手足而毒楚之。诸婢环泣，伏叩请代，不许。雪肤流血，一线仅延，妇怒犹未已。幸先陇邻庵老尼来，为翁氏调受生经，急代缓颊，始释。

明夕，妇欲礼佛，索温水盥手，女误以冷水进。大怒，欲笞其背。女惧，奔投门外溪水，见亡母冉冉自林中出，悲告女曰：“儿无苦，且随老尼遁空门，则生矣。”言已即杳。女正惨痛，忽闻门内喧嚷，翁氏自批颊，作亡母声，誓曰：“狗贱根，何仇，欲杀吾女。”十九奔入，知为亡嫂怒妇恶。代哀之，即唾其面，数责万端。急寻女，得于门外，审觅死状。携入，妇即抱女，哭失声。旋又自击，以木杵捣阴户，血淋淋流出穷裤外。禁制之，力猛如虎，一室大呼。邻舍登墙窥，鸡犬皆惊。

老尼素与银母善，合掌曰：“善哉善哉，大娘何暴也，老身为证，囑渠改过，善视银姑。”不许；“早为银姑觅佳婿。”不许；“寄养戚里家。”仍不许。尼戏曰：“无已，其将付老身携去为弟子乎？”妇闻即稽首拜曰：“愿以掌珍，烦大师接引。”问女愿否？曰：“愿。”十九知不相能，亦听其出家。

明日亲送之庵，拟即削云鬓，尼曰：“尚早。”瞑目，坐蒲团炊许，张目笑曰：“溪水何妨随石转，岭云更有出山时。”十九临去谓女曰：“儿有所需，可暗囑师父来取，毋轻蹈不测也。”女涕泣牵裾，尼大喝曰：“痴儿，既皈依三宝，尚作婴儿恋乳状耶！”急送十九出，掩庵扉。由是扫地焚香，钟鱼梵呗，渐授以禅课焉。

年余，十九益困顿，戚属咸云：坐新阡不利。有识者云：

右沙太耸，即利，亦只发女家。明年杜归，目睹李之情状，大惊。心亦疑殡官风水。然昼则走山谷，夕则挑灯，比对书册，均无误，终不识致困之原。

一夕，假归家宿，夜梦天女至，烟鬟雾鬓，仪态万方，告杜曰：“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来乎？吾山神也，特以诗句告汝。诗云：‘千里来龙结一匏，左根右叶长根苗；天生福人住福地，无愧惟有西山樵’。”杜心欲咨白，而天女遽作霹雳乘云去。杜惊寤，急往西山，寻一泛常穴，为李迁葬。诡云“前穴地脉，为山风吹破，不足宝也。”暇则裹粮入西山物色樵竖，匝月无一遇。

一日暴雨至，视岭右有衡茅数椽，急奔避。一婆娑老妪，褰服出应客。堂上悬桐棺七尺，穗帐凄然。云“伊稿砧，亡周七年。”问“有哲嗣否？”云“仅一，杜姓，佛奴其名，盖渠父梦佛而生者。因贫习樵采，日在东山云深处。”言已唏嘘。向外翘首，云“顷将遭雨，恐归来又似水淋鸡。”旋入，以山茶炊饼饷杜，餐饮颇甘。

须臾，一少年荷樵冒雨归，眉目端好，气宇不凡，见客支揖如儒者。杜知是佛奴，自陈同姓；佛奴入，与母言。少顷，又出与为礼，如见长上。杜喜，与闲话，辞均闲雅，无俚语。告妪曰：“文郎不俗，何不令读书识字。”妪曰：“儿幼曾就村馆，渠父既歿，未亡人又寡迈，全赖是儿斧柯供菽水”。问佛奴年齿，则云十七。是夕，即就地借稿，止杜宿。晨起，出腰金二两，酬茶果费。妪笑曰：“母子虽贫，而非卖茶果者，矧同宗者耶！”坚却不受。杜知不可强。后累过其庐，礼貌均

不衰。

一日见佛奴获双雉归，烹而登盘，味极鲜美。盘有余，收入供母；及偷瞰佛奴，则仍咽粗粝。杜大敬重。告奴，拟为佛奴觅佳偶，奴喜曰：“几年已冠，得宗长作伐，大好事。但一贫如洗，谁肯以娇女嫁樵人子耶！”问“渠父可有葬地？”曰：“野葬耳！免入漏泽国足矣，尚敢卜牛眠欤？”曰：“不难，仆有吉壤奉赠，他日贵显，幸无忘指引人。”奴敬谢称善。

杜向李十九索前地，云“有远族孤寡，请以所弃者与之，需值当不吝偿。”李慨然不吝。杜欲立券，李本拟以百金酬杜，至是遂兑立百金券。杜持往，与奴諏吉。佛奴集众樵，舁父槨，诣葬穴。杜命剗五尺，无移旧穴，而深倍之。甫掘尺许，得一物，非土非石，状类鼃鼃，背有篆文曰：“识者杜，葬者杜，宜子孙，贵且富。鲜德之家莫妄覩。”

葬已，杜又远行，佛奴仍习樵。每晨过父墓，辄见蒸腾，如釜上气。瞬届严寒，佛奴正痴望，忽白气接冻云，缕缕然，漠漠然，落落然，霎时雨雪大至，衣尽沾濡。知岭下有尼庵可避，急趋叩开，适老尼打包出门去，遗银雁独居绣佛幡。开门放入，见其寒战噤栗，怜之。引投灶下，燃火烘湿衣，以师之布衲与己之紫布裤与之换，更炊豆粥与餐，战始已。天霁衣干，佛奴欲辞去，一转瞬，则他衣俱在，而已之布裤竟乌有，穷觅不见。女恐师回，催促且去，嘱乘间寄裤来，慎勿离师目。其母嗔其归晏，具告所以。奴心德女，视紫布果为女之衷衣，疑有染，叱责之，佛奴力白其无。明日，奴亲送裤与女，而老尼已归，见而穷诘之，大怒云：“清静道场，淫婢何得污佛地。”